

浙西探幽

# 去峡口，遇见千年之约



## 旅居生活

总策划: 顾林军  
统 筹: 刘艺 林乐怡  
市 场: 雷闽燕  
热线电话: 13818418870  
邮箱: ljsh2025@126.com



旅居生活微信公众号二维码

浙江江山的云雾深处,峡口镇像被时光轻拥的秘境。循着山风掠过溪涧的声响往里走,三脚口村、枫石村、广渡村这三个古村落,正藏在青绿山水间,用瓷窑的余温、驿道的苔藓、古巷的书香,等着与每个寻幽的人,赴一场温婉的千年之约。

踏入三脚口村,最先触摸到的是时光沉淀的瓷意,这里藏着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青花瓷制瓷作坊群。清乾隆年间,福建黄氏叔侄沿仙霞古道而来,见溪畔瓷土细腻、水流充沛,便垒起水碓、开挖淘池、架起龙窑,让窑火在山坳里旺了两个多世纪。

沿溪而行,古老的水碓房仍立在岸边,木轮虽不再转动,却像还能听见当年捣碎瓷土的“咚咚”声;层层淘洗池里的清水,曾将泥料淘得如雪般纯净;村口40米长的龙窑如沉睡的巨龙,窑壁上被烈火烤出的油光,是数十万件青花瓷留下的印记。鼎盛时,这个小村聚居40余姓,4500人,瓷商往来不绝,如今繁华落尽,碎瓷片嵌在石板路缝隙里,反倒成了最温柔的指引——弯腰拾起一片,仿佛能感受到当年匠人指尖的温度。

往深处走便是枫石村,这里的时光是跟着驿道和田园慢慢流的。南宋理学家吕祖谦曾踏过这里的路,《入闽录》里记下了他途经

的痕迹;明永乐年间,三茅铺急递铺设于此,驿卒的马蹄声曾打破山间宁静;清初,汤、廖、陆、黄等姓从闽赣迁来,陆氏先祖将村落改名“枫石”,这个名字便伴着田园炊烟传到如今。

村前田畴铺展,屋后青山环抱,走在田埂上,风里带着稻花香和泥土的气息;古驿道的石板被踩得光滑,苔藓从缝隙里钻出来,像是时光织就的绒毯。在这里不用赶路,只需找块田埂坐下,看云影漫过远山,听溪水绕过村头,就能把心沉进最温婉的乡村岁月里。

最东头的广渡村,是藏在浙赣交界处的“书香秘境”。北宋太平兴国三年,毛修业从清溪避世迁来,让毛氏文脉在这里扎了根。村里7处文保单位,像是散落在巷子里的珍珠,而始建于清乾隆四十六年的大公殿,便是其中最庄重的一颗——殿宇飞檐翘角,梁上雕花虽历经风雨,却仍能辨出当年的繁复纹样,殿内立柱挺拔,仿佛继续撑起着百年前村民议事、祈福的热闹场景。

除了大公殿,清代的贞孝、节孝两座牌坊立在村口,石雕上的花鸟人物栩栩如生;古巷深处,“六子七进士,四代十登科”的故事仍在流传,“书香广渡”的美誉,是刻在老房子砖缝里的印记。走在广渡的古巷,青石板路蜿蜒向前,两侧马头墙映着天光,木门上的铜环泛着包浆。偶尔推开一扇虚掩的门,院里古井旁的老树枝繁叶茂,像是在守护着世代传下来的读书声。在这里每一步都踩着历史,每一眼都撞见文化,温婉里藏着厚重的底蕴。

这三个村落,是峡口镇捧在手心的珍宝——三脚口的“瓷”、枫石的“驿”、广渡的“书与殿”,各有各的幽韵,却都藏着让人慢下来的魔力。未来的日子里,当窑火或许再添温、驿道或许重焕彩、书香与殿宇或许更添生气,峡口的这场千年之约,只会更动人。若你想寻一处能触摸时光的地方,就来这里吧——让古村的温婉,把旅途的疲惫都轻轻拂去。

撰稿/来妍 供图/峡口镇政府



## 砖乡祝甸

撰稿/李南 供图/供稿方

书吧隔壁的咖啡馆,把砖窑的粗犷藏进了细腻里。吧台是用一块块“金砖”打磨而成,光脚踩上去能感受到温润的凉意,杯沿碰到砖面时,会发出清脆的“叮”声。点一杯“窑火拿铁”,拉花是小小的砖窑纹样,奶泡里混着淡淡的焦糖香,像把当年窑里的暖,都融进了这一口甜。临窗的座位正对着锦溪的湖泊,看乌篷船从窗下缓缓划过,船桨搅碎水面的光影,连咖啡的热气都变得慢悠悠的。

最让人惊喜的是窑洞酒店。老窑的穹顶被完整保留,酒桌就设在当年码放金砖的窑腔里,窑墙壁灯做成了窑火的造型,暖黄的光打在砖墙上,像极了夜间守窑时的微光。掀开窗帘就是自家小院,院角种着江南常见的芭蕉,雨天时听雨滴打在蕉叶上,和远处水巷的橹声叠在一起,连梦都沾着水乡的软。

文化馆的综合体里,藏着更多水乡生活的诗意。民宿是白墙黛瓦的江南院落,推开雕花木门,庭院里的石井栏边摆着青花瓷瓶,瓶里插着刚从河边采来的芦苇。清晨被鸟鸣唤醒,踩着露水去河边的码头,就能体验水上休



青砖小路在雨雾里洩出墨色,顺着锦溪的水脉往深处走,祝甸的砖窑便从江南烟景里显了形。这里曾是明清皇家金砖的窑火重地,如今老窑址华丽转身文化馆,把六百年的窑烟,酿成了水乡独有的小资情调。

推开文化馆的木门,最先撞进眼帘的是砖窑改造的书吧。斑驳的窑壁保留着当年烧砖的烟火痕,深褐色的砖面上还能摸到细微的气孔,那是金砖“叩之有声,断之无孔”的秘密。书架嵌在弧形窑腔里,原木色与砖红色撞出温柔的层次感,阳光从天窗漏下来,在摊开的书页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选一本关于江南窑业的旧书,坐在窑壁边的藤椅上,指尖划过纸页时,仿佛能触到当年窑工们揉泥、制坯的温度。

闲运动——乘一叶皮划艇顺流而下,看两岸的水杉掠过肩头,偶尔能遇见渔民划着小渔船收网,渔网出水时溅起的水花,沾在脸上都是凉丝丝的。

若是带着孩子来,研学活动能把砖窑文化讲得生动有趣。在老师傅的指导下揉一块砖泥,亲手压出属于自

己的砖坯,再用毛笔在坯体上题字,等着它慢慢阴干。孩子们追着窑工爷爷问“金砖真的能铺在皇宫里吗”,老人们笑着点头,眼角的皱纹里,藏着祝甸最珍贵的时光。

暮色降临时,文化馆的砖窑轮廓被路灯描上暖边。站在河边回望,老

窑的烟囱与远处的石桥、近处的水埠头连在一起,砖的厚重与水的灵动,在这一刻刚柔相济。祝甸的美,从不是刻意的雕琢,而是把六百年的窑火,悄悄藏进了书吧的纸页、咖啡的香气和民宿的晨光里,等着每个来这里的人,慢慢读懂砖乡的温柔。